

就这样,似乎毫无准备地悄然站立在您的祠堂前,还有几分错愕,几分莫名其妙的神往,甚至还有淡淡的落寞。

小时候,在乡野之间,故土之上众人之口,耳熟能详的都是关于您的传说。包公的戏,看着得劲听着舒坦,那种高亢激越那种粗犷憨直那种刚劲激昂,使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得到难得的精神休憩,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慰藉人生寄托吧?《铡美案》《陈州放粮》《打龙袍》,许多戏词,不管男女老幼,几乎都能哼上几句,即使看上去朴实得如同泥土的农家儿郎,或者是看似木讷寡言沉默少语的精壮汉子,甚或是须发皆白颤颤巍巍已经步入人生晚秋暮年的民间老者,唱几腔关于你的戏文,似乎就郁闷尽扫乾坤朗朗,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寄托啊!黑云压城城欲摧几乎要窒息的时候,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出场,就知道您要大驾光临了,《陈州放粮》中,您大义灭亲后,跪拜嫂娘,一声肝肠寸断的呼喊令多少人潸然泪下五海翻腾?

那个时候,扮演您的人被称作黑头、黑脸,莽莽中原大地,比较知名的演员有李斯忠、刘忠和,还有一位开封豫剧团的叫什么录的?虽然有不少所谓的饱学之士,一再提醒,要把戏中的包公和现实中的包公区别开来,戏毕竟是戏,现实中的您,也未必能够如此不管不顾一碗水始终端平啊!

听说,在合肥,您的祠堂和太原晋祠、成都武侯祠、眉山三苏祠、柳州柳公祠,并称五大祠堂。但照壁一堵,小门低矮,也许是尊重您朴实无华低调处世的品格?香花墩四面环水,在包河的一侧隐蔽于葱茏绿

包公祠前

雷雨



包公祠

林中,据说是您早年读书的地方,河水静默,还算清澈,在这里陪伴您有九百多年了?人世沧桑,山河翻转,祠堂几经兴废,但总算人心难违,在这一隅之地,有后人到此来凭吊敬仰您,聊做表达追思之所。

您一生宦海,但堪称孝肃,的确是因为您虽然取得了功名有了进入体制的机会,但为了照顾爹娘,不愿万里投荒,知县不做,什么税务分局的局长在别人看来是肥差,您也不做。爹娘故后,您又守孝致哀,这中间足足十年时间赋闲乡野啊。您再次步入仕途,已经39岁了,这样的人生选择,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中,也算比较特别的吧?深入宦海之后,您到天长,赴端州,进汴梁,又出京担任京东转

运使、陕西路转运使、河北路都转运使,不仅知军事、懂财政,而后因丧子之痛回家乡庐州、被贬池州,改迁江宁府,最终主政开封府,后又进御史台,还担任了枢密使副使。但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的还是您的刚直不阿秉公执法敢于弹劾大臣、权臣,接任您主政开封府的欧阳修也说包拯您过于严肃了啊,要不怎会有“包严欧宽”的评价?

您去世之时,也就64岁,小儿子方才5岁。孤儿寡母,扶柩返乡,从黄河到运河再到长江,又溯江而上入巢湖进肥河,终于叶落归根,魂归乡梓。给您撰写墓志铭的吴奎,起首第一句就是“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”“惟令名之皎洁,与淮水而悠长”,也是评价您正气凛然,节操高

洁。有人说,开封府衙,“惊鸟绕匣中庭柏,犹畏霜威不敢栖”。

但在晚清重臣李鸿章看来,包公您最为过人之处还不是清正廉洁刚直不阿,而是您先天下之忧而忧,对天水一朝尽早确定接班人问题的大胆直言。李鸿章如是说:“吾庐包孝肃公仕宋仁宗朝,侃侃有声,多所论列,而其大节尤在争国本一事。方是时,众正盈廷,韩富诸贤虑不及此,独公以六十无子一语,感发君心,司马温公复连章申请,储位乃定。不然,‘定策国老’‘门生天子’之祸可胜言哉!”据说,您向宋仁宗提及此事之时,宋仁宗问您:爱卿觉得立哪一位宗室为好?您反应还算机敏快捷,连忙说道:我只是为了赵宋天下,才有此建议,至于选谁,是皇帝决策的事情,圣上问我选谁,是怀疑我有什么个人打算?我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,并且没有儿子,难道我还要为儿孙打算?仁宗感您赤诚,打消了疑虑。后来,已经30岁的赵曙被立为太子,顺利接班,赵宋江山平稳过渡,风平浪静。但这个时候,您已经去世沉默于九泉之下了。

李鸿章兄弟出资重修包公祠,也算是一件善举。您的遗骨据说有段时间星散荒野,幸为您的后人冒险隐藏。到了文革结束,才得以重新敬奉,营造新的坟墓。如今,新的墓园就在您的这座包公祠堂不远处。

包河水水波不兴,小岛翼然,白墙灰瓦,浓荫如盖,酷似一平常庭院,不是黑脸的包公,您老人家,在这里俨然端坐,香火缭绕。但您的名字,包公,作为一位历史人物,也作为戏曲中苍生百姓的寄托与敬仰,俎豆馨香,绵延千古。

剃头匠老乔的绝活

乔加林



1970年代,农村人剃头基本不需要离开村庄,每隔二十天,剃头匠就会挑着挑子来村里跑堂。我们乔庄村有十个生产队,村民们剃头都是由住在金陈河北面的老乔负责。剃头也不需要剃一次给一次钱,到了年底,每家每户按人头给10斤到20斤粮食即可。

剃头匠老乔,当年四十多岁,瘦高身材,长四方脸,憨厚老实,脾气又温和,为人口碑极好。看姓就知道,老乔是我的本家,论辈分我还得叫他大爷(叔叔),他原本和我们住一个村庄,由于金陈河背面有我们村好多土地,为方便种植,他和村里其他22户人家一起搬了过去。老乔的剃头手艺活,在我们那儿驰骋十乡八里,男女老少莫不称道。手剪械推,盥洗热敷,剃须修面,掏耳剪鼻毛,捏肩捶背,样样功夫精通,手法娴熟老练,穴位力道也是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论样式,平头,分头,光头,胎头,娃娃头,学生头,姑娘刘海,老姬绞发,老乔都轻车熟路。老乔很敬业,老幼无欺,不论遇到的是头发稠密的,还是中间溜冰场四周铁丝网的,他都认真真真,仔细谨慎修剪,修剪完了,再用毛刷刷掉身上残留的头发,解开挡发的布罩。

最让大老爷们期盼又享受的,是老乔的刮胡子和掏耳朵两刷子绝活。

那时乡下人家没有躺椅,头发推剪完毕,男人们就坐在靠背椅上,闭上眼睛,静静地靠着。老乔不急不缓离开,从工具箱里拿出挡刀片,挂在椅背的翘角上,剃刀上手,噌噌噌,寒光闪闪的刀口贴着挡刀片上下翻飞。几下后,老乔揭下敷面毛巾,用毛刷沾点肥皂沫,在胡子上刷几下,刀锋便滋滋滋地在男人脸上游走,从额头到鬓角,从眉宇到下颌,一闪眼工夫,眉宇生气显现,脸颊青光外露。也有年轻人赶时髦刻意蓄须的,老乔就从口袋里掏出小巧的剪刀,嚓嚓嚓,三下五除二,按

要求精心修理,从不马虎。

掏耳屎更是老乔一绝。力道不足,触不及痒处,越挠越痒;用力过大,容易伤及耳膜。两三寸长的竹子小挖耳在老乔指间一摆弄,犹如精灵探洞,入耳之深浅毫厘不爽,力道之精准让人拍案叫绝,耳屎掏好后,老乔再用绒刷朝对方耳朵里轻轻旋转几圈,舒服极了。

在农村,给小孩子剃毛头是很有讲究的,必须选在农历的二月初二或是生日那天才行。我们家乡就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二月二,龙抬头,家家小孩剃毛头。”剃毛头还必须选在孩

子六岁、九岁、十二岁的时候。

到6岁剃毛头时,我的毛头发已经可以扎成两根长长的姑娘辫了,散下来看虽像水量不大的瀑布,但也颇为壮观。这一头的毛头发就是老乔大爷给剃的。记忆很深,农历二月初二大清晨,母亲就带我领着一个陶罐从门前的池塘里打水,然后在我家土墙草屋门前摆上一个小凳子。我坐在凳子上,老乔就用剃头用的大白布把我包裹好,第一剪刀就是把我二尺多长的小辫子从头发根部剪掉,然后给我剃了一个小平头。我颇为失落地看着母亲用一块红布,把小辫子包裹好,收藏了起来。

其实,我知道老乔还有一个绝活。无论谁睡觉落枕了,找到他,他只需两手在颈脖子那么按压几下,再趁对方不注意,用手一掰,只听咔嚓一声,落枕的地方准能复位。

我对老乔印象很深,因为每次来村庄剃头,老乔选的剃头点基本上都是在我家门前,这可能与我父母热情好客有一定关系。每次老乔来了,母亲都会早早烧好一大锅热水,供剃头人洗头用。中午,母亲又炒上两三个小菜,老乔就直接在我们家吃午饭。

算一算,剃头匠老乔若还在世,已经82岁了。